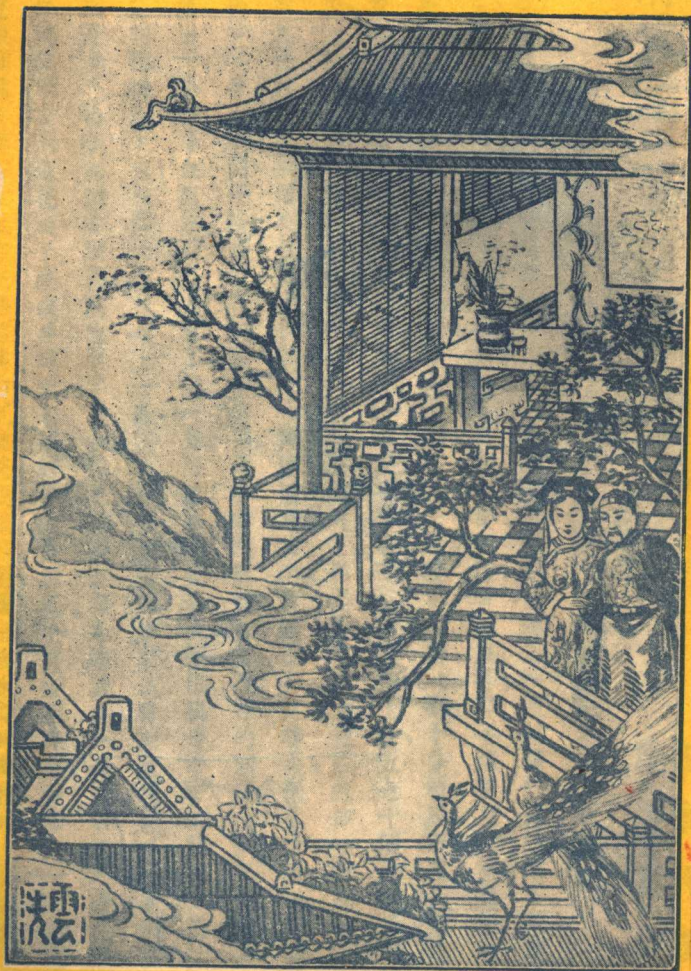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宮三十朝演義

許嘯天先生著



第三册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清宮十三朝演義卷三

許嘯天撰
施濟羣評

第三十三回 紅燈熱酒皇子遺愛 黃荳燃箕兄弟化灰

却說那姓梁的店主人，看那客人住在客邊，寂寞無聊，便替他想出一個解悶的法子來了。原來這時正月
初上，廣州地方珠江邊的花艇，正十分熱鬧；真是脂粉如雲，管絃震耳，那些娼家，也竟有幾個好的。姓梁的
便邀集了許多同行朋友，陪着這位客人游紫洞艇子去。艇中綠窗紅氍，十分精雅。那客人坐定，姓梁的一
面吩咐設席，一面寫着紅箋，把八埠名花一齊宣召了來。這客人坐在上首，五七十個女娃子，都陪坐在他
左右。一時脂香粉膩，鶯鳴燕叱，幾乎把一座艇子擠坍了。那客人雖是左擁右抱，却一個也看不上他的眼；
一回兒他推說小解，溜到後艙去，祇聽得一陣陣嬌聲啼哭，他跟着哭聲尋去，祇見後艙一個嬌弱女孩兒，
被鴛母渾身上下剝得精赤的，打倒在地。那鴛母手中的簾桿兒，還不住的向那女孩兒嫩皮肉上抽去，頓
時露出一條一條血痕來。那客人看了，說一聲：「可憐！」急搶步過去，攔住鴛母手中的簾條，一面忙把自
上穿的袍褂脫下來，在那女孩兒身上一裹，抱在懷裏，走出前艙來。這時前艙沒許多妓女和客人，他祇
管，祇是拿手帕替他拭着眼淚，問他名字。那女孩兒躲在這客人的懷裏，一邊嗚咽着，一邊說道：「名叫小
自從被父母賣到這花艇子裏來，早晚吃老鴛打罵，說他脾氣冷僻，接不得客，那客人一面聽他說話，一面
看他臉面，雖說蓬首垢面，却長得秀美白膩，便把衣服打開，露出雪也似的身體來。上面襯着一縷一縷的

血痕，越法覺得鮮豔。這客人忍不住伸手去撫摩他小燕急把衣服兒遮住，那粉腮兒羞得統紅，嫣然一笑，低低的說道：給別人看見像什麼樣兒？再舉眼看時，那滿艙的妓女和客人都去得乾乾淨淨，祇留下他兩人。從此這客人便迷戀着小燕雙宿雙飛，一連一個多月，不走，出艙門來。這時的小燕却迥不是從前的小燕，他打扮得花朵兒似的，終日陪伴着這無名的客人，兩口子十分恩愛，有時祇有這姓梁的走上船去談幾句話，別的客人他一概不見。光陰迅速，轉眼春去夏來，那客人忽然說要回去了。問他回到什麼地方去？他也不肯說，祇吩咐那姓梁的把存在廣州的三百萬兩銀子，拿一百萬在珠江邊買一所大屋子，裏面花木陳設，都要十分考究；一百萬銀子給小燕平日使用，替小燕出了籍，住在那屋子裏，餘剩下的一百萬銀子，便送給了姓梁的，姓梁的問他：何日歸來？他聽了，由不得眼圈兒一紅，說道：此去行踪無定，倘吾事不敗，明年此時，便是我歸來之日；過此，今生怕不能再和你們相見了！他又悄悄的對小燕說道：你我交好一場，連我的名字你也不知道；如今我對你說了，我的名字叫做胤禩，你若紀念我時，在沒人的時候喚着我的名字，我便知道了。那小燕聽了他的話，哭得死去活來；在小燕十分淒楚的時候，他便一摔袖子走了。小燕住在那座大屋子裏，癡癡的候了三年，不見那客人回來；後來他把這客人的名字去告訴姓梁的，纔知道這胤禩是當今皇帝的弟弟，嚇得那姓梁的從此不敢提起這個話，便是小燕也因為感恩知己，長齋拜佛去了。以後那胤禩胤胤胤禩這班皇子，雖不知下落，但也還有一點點消息可尋。這個消息，却出在河南彰德府一個萃拓秀才身上。這秀才姓莊，名洵，講到他的祖上，也做過幾任教諭，他父親莊士獻，也是一位舉

人。便是莊洵自己，也早年中了秀才。深指望功名富貴，飛黃騰達；誰知他一中之後，截然而止。到二十歲上，父母一齊去世，莊洵不事家人生產，坐吃山空，眼見得這區區家業，保守不住了；他便索興抱了破釜沈舟的志願，把家中幾畝薄田，一齊賣去，拿賣田的錢，去捐了一名監生，趕到京裏去下北闕。誰知文章憎命，連考三場，依舊是個不中；從此流落京華，吹簫吳市。虧得他住的客店主人，指導他在客店門口擺一個測字攤兒，替過往行人胡亂測幾個字，倒也可以過活。這客店在地安門外，原是十分熱鬧；且宮內的太監，在這條路上來來往往的很多。那太監的生性，又是多疑；因此他們有什麼疑難事體，便來問莊洵。那做太監的，又是河南彰德府人居多，因此莊洵和他們廝混熟了，攀起鄉誼來了。不知怎麼，這個消息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傳到尙衣監的太監劉永忠的耳朵裏；那劉永忠和莊洵，不但是從小的鄉鄰，還關着一門子親戚。聽他同伴常常說起莊洵，他便覷空溜出地安門去，遠遠見莊洵在客店門外擺着一個測字桌子。劉太監搶步上前，喊一聲：莊大哥！那莊洵聽得有人叫喚，忙抬頭看時，見一位公公走來。莊洵和他多年不見，一時認不出來，怔怔的對他看了半天，纔恍然大悟。笑說道：你不是俺劉家莊的劉二哥嗎？那劉太監呵呵大笑，莊洵忙收拾測字攤兒，兩人手拉手的走進客店去，細談別後的光陰。劉太監誇說自己做了尙衣監的總管，天天見着太子的面，多承太子十分信任；又誇說宮中如何繁華，同伴如何衆多，出息如何豐厚。把個莊洵聽得心癢癢的十分豔羨。第二天，劉永忠又把莊洵邀到大柵欄酒樓裏去吃酒；吃酒當兒，莊洵便問宮中同伴，究有多少？那劉總管略一思索，便說道：約略算來，也有二千多人。他便輪着指數着說道：乾清宮總管兩人，

首領四人，太監二十四人，打掃首領三人，打掃太監八十六人；昭仁殿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人；弘德殿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懋勤殿首領一人，太監九人；自鳴鐘下太監十四人，執事首領六人，太監六十六人；御茶房首領二人，太監五十二人；上乘轎首領兩人，太監三十七人；坤寧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四人；東暖殿首領兩人，太監八人；西暖殿首領兩人，太監九人；交泰殿首領兩人，太監六人；延禧宮首領兩人，太監二十人；長春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六人；永壽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人；翊坤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六人；永和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啓祥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八人；承乾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五人；咸福宮首領兩人，太監二十人；儲秀宮首領兩人，太監二十人；景陽宮首領兩人，太監七人；鍾粹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景仁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近光左門太監六人；御書房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人；古董房首領兩人，太監八人；東書房太監五人；南書房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諸皇子書房太監十五人；西書房太監五人；繙書房太監四人；敬事房首領一人，太監二十六人；御前太監六人；讀清書太監十二人；乾清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八人；日精門首領兩人，太監七人；月華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八人；內左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四人；內右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景和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八人；隆福門首領兩人，太監七人；基化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端則門首領兩人，太監九人；昭華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二人；近光右門太監七人；養心殿首領兩人，太監二十人；打掃首領二人；打掃太監十二人；箭匠太監五人；按摩太監五人；鐵匠太監兩人；學西洋醫太監兩人；畫匠太監一人；鳥槍太監十人；養心露房太監三人；棧房首領一人，太監十人；大殿鷹上首領兩人，太監二十四人；大小狗房首領

兩人，太監三十八人；鴿子房太監五人；御花園首領三人，太監五十人；北小花園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人；大寧殿首領兩人，太監七人；中正殿太監十四人；欽安殿首領兩人，太監三十四人；熟火房首領一人，太監十六人；柴炭所首領一人，太監二十人；燒炕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七人；兆祥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四人；書房太監六人；遇喜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三人；所內總管一人，首領九人，太監五十三人；永安亭首領三人，太監二十五人；南府西路首領三人，太監三十八人；南府中路首領三人，太監十五人；南薰殿首領一人，太監三十四人；咸安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四十人；慈寧宮佛堂首領兩人，太監八人；喇嘛首領兩人，太監三十人；觀經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六人；管門首領兩人，太監十四人；花園首領兩人，太監四人；打掃首領兩人，打掃太監十二人；寧壽宮首領兩人，太監十人；毓慶宮殿上首領四人，太監六十人；鷹上首領一人，太監十五人；門上首領一人，太監十一人；狗房首領一人，太監三十人；執婦事領兩人，太監十八人；茶房首領兩人，太監二十二人；鳥鎗太監五人；打掃首領一人，太監二十人；審前太監一百人；阿哥下太監一百人；阿哥下太監一百另兩人；阿哥下太監六十八人；阿哥下太監八十人；東庫房阿哥下太監六人；西庫房阿哥下太監四人。劉總管說：「得天花亂墜，莊洵聽得頭昏顛倒，待他說完了以後，莊洵便求着劉總管道：『宮內既用這許多太監，諒來也不多我一個，求二哥幫我的忙，把我也攜帶攜帶進宮去當一名太監，省得在外面挨凍受餓。』這劉總管聽了他的話，不禁拍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『俺的莊大哥，你怎麼這樣糊塗！這割雞巴不是玩兒事體呢。你這樣年紀，怕不要送掉了性命，你既要謀事，咱這裏每年備辦龍衣袍褂和江南織造衙來往的信札很多，大哥不

嫌委屈，便屈就了這個差使罷。莊洵聽了他的話，急忙稱謝。從此以後，莊洵便當了劉總管的書記；凡是和各省官府來往的私信，都是莊洵代寫。莊洵得了劉總管的照應，他光景慢慢的舒齊起來。祇是常常聽劉總管說起宮中如何華麗，如何好玩；他常常對劉總管說，要他帶進宮去游玩。劉總管也答應他有機會，也便帶他進去。隔了幾天，那江南織造的龍衣，已經送到。劉總管帶領十八個太監出去，向內務府衙門去領龍衣，把莊洵也改扮做太監模樣，掛上腰牌，混在十八個太監裏面，一般手中捧着黃緞衣包，一串兒走進乾清門去。一走進門，祇見宮牆巍峨，殿角森嚴；一色黃瓦，畫棟飛簷，把個莊洵看得頭昏眼耀。走進乾清門，便是乾清宮；走進宮門，東向有一座門樓，上面掛着弘德殿匾額，西向一座門樓，上面掛着昭仁殿匾額。北向大門西傍，東面的上面寫着東書房，西面的上面寫着西書房；裏面隱隱有戴大帽穿朝靴的人，踱來踱去。三五個太監在門外站着，見劉總管走來，就向他笑笑點點頭兒。繞過西書房牆後，有一溜精室，上面寫着南書房；裏面有人說話的聲音。他們沿着西廊走去，望着那北廊，也有幾間屋子，上面掛着繙書房的匾額。劉太監領着，穿進月洞門，見有三間下屋；劉總管叫人把莊洵手中的衣包接過來，叮囑他在下屋裏靜悄悄的候着。莊洵走進屋子去，靠窗坐下；隔着窗縫兒望出來，祇見那太監三五成羣的，都向他窗外走過去，去十分熱鬧。但是大家靜悄悄的，却沒有一個敢高聲說笑的。莊洵正看得出神，忽覺身後有人伸手在他肩頭輕輕的拍了一下；莊洵急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劉總管。祇見他空着手，知道他事體已了，便跟着他走。

出下屋，走過月華門，對面一座大殿，上寫着懋勤殿。殿中設着寶座圍屏，十分莊嚴；又繞出乾清宮，對面也有一座大宮殿，掛着繡簾，上面掛坤甯宮匾額。東廊有一座東暖殿，西廊有一座西暖殿。坤甯宮直北有一座欽安殿，繞過欽安殿，便是御花園神武門；他們暫不進門，向東繞出去。先走過鐘粹宮，接着穿過長春宮，景仁宮，景陽宮，承乾宮，延禧宮，依舊到了昭仁殿；劉總管領着莊洵，又從私德殿繞進去，先走過翊坤宮，接着永和宮，咸福宮，永壽宮，啓祥宮，儲秀宮。一座一座宮殿玩過去，祇覺得金碧輝煌，莊嚴華貴。莊洵嘴裏不住的嘖嘖稱羨。劉總管忙搖着手叫他，不許聲張。這時正是午後休息的時候，沿路遇到的太監宮女也不多。宮殿游玩過了，便走進神武門，到了御花園裏，祇見亭臺掩映，花木扶疎，一聲聲鳥鳴，傳入耳中，十分清脆。真是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，正走到萬花深處，祇聽得後面一個小太監，一邊追着一邊喚着劉總管，張總管找你老說句話呢。劉總管聽了，忙站住腳，又指點着莊洵向前走去，穿過林子，前面一座四面廳，你在廳裏坐着候我，我去了便來。說着，丟下莊洵去了。這莊洵慢慢的向前走着，走出花叢，果然見一座大廳屋，四面落地琉璃窗，圍欄曲折，走廊下供着許多盆花。走進屋去，四壁字畫，十分幽雅。莊洵到底是一個讀書人，見了字畫，便十分心愛，一幅一幅的看過去，正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聽得遠遠的噥噥幾聲喝道。莊洵在屋內隔窗望去，見一肩暖轎，幾個內監抬着，轎中坐着一位十分威武的男子，從花間走來。莊洵知道皇上駕到，慌得他兩條腿索索的抖動，要藏躲也無藏躲處；一眼見屋中擺着一架匠榻，莊洵也顧不得了，便一躡身爬進匠榻下去躲着。側着耳朵往外聽時，祇聽得一陣囊囊的靴腳聲，走進屋來，一個人向匠榻上一坐；

滿屋子靜悄悄的，祇聽得衣裳悉索的聲音。停了一回，忽聽得匠上那人開口道：把他帶上來。那說話的聲音十分洪亮。接着便有幾個人出去，祇聽得一陣鐵索聲，帶進三個人來，當地跪倒。內中有一個人十分倔強，左右侍衛喝他跪下，他也不肯跪，大聲嚷道：胤禩！你好狠心。俺和你一般的骨肉弟兄，你如今硬霸佔了皇帝的位置，且不去說他；便是俺弟兄的性命，你也不肯饒放，苦苦的要謀害我們。我問你，那胤禩和胤禔兩位哥哥，有什麼罪？你却喚他猪狗，又把他監禁起來。便是俺胤禩自從父皇在世，便帶着兵馬南征北討，替國家立了許多功勞；到如今雖不想論功行賞，也不到得犯這監禁的罪名。老實說，你現在這皇位原是我的；如今把你奪了去，俺也不希罕。你打通了國舅隆科多，悄悄的把遺詔上傳位十四皇子，一句改做傳位于四皇子，打量你這鬼鬼祟祟的行爲，俺不知道嗎？哼，胤禩，照你這種狼心狗肺，將來也不得好死呢。匠上坐着那人，被他罵得火星直冒，喝一聲：不必多說，趕快給他們化了灰！祇聽得右左答應一聲，好似拿席子一般的東西，鋪在地下，捲過又放，放過又捲；隔了半天，祇聽得侍衛們報道：三位親王都化灰了！那匠上的人冷笑幾聲，站起身來，接着那內監們又是噤噤幾聲，喝着道：一擁去了。把個莊洵嚇得躲在榻下，祇是發怔；後來那劉總管走來，悄悄的從匠牀下面拖他出來，見他瞪着兩眼，嘴裏不住的說：嚇死我也！劉總管送他回到客店裏，他依舊不住嘴的說嚇死我也；從此以後，這莊洵便害了瘋病，見了人便說嚇死我也。劉總管也來看望他幾次，也替他請大夫診脈服藥，宛似石上澆水，病依舊是個不好。劉總管無法可想，祇得打發一個人送他回家去；可憐莊洵這一病，直病到第十五年上，纔略略清醒過來。那時雍正皇帝已死，

他纔敢把當時這番情形告訴給外人知道；這位雍正爺祇因康熙皇帝過於寬大，纔放出這番狠心辣手來收拾諸皇子和各親貴；他手下的同黨又多，耳目又遠，便是雍正皇帝自己也常常改扮劍客模樣，親自出來私行察訪。任憑你在深房密室裏，倘然你有半句誹謗皇帝的話，立刻叫你腦袋搬家。他自從收得血滴子以後，又得了國師傳授他的喇嘛咒語；他要殺人也不用親自動手，祇叫念動咒語，那血滴子自能飛去取人首級。講到這血滴子的模樣，是精鐵造成一個圓球，裏面藏着十數柄快刀，排列着和鳥翅膀一般，機括一開，那快刀如輪子般飛也似的轉着。這鐵球飛近人頭，便能分作兩半，張開把人頭罩在裏面，一闔，人頭也不見了，這鐵球也不見了。真是殺人不見血，來去無踪跡。雍正皇帝仗着這樣東西，秘密殺死的人，也不知道多少；講到他偵探的本領，說出來真叫人佩服。在雍正六年的時候，這日正是正月十五，京中大，小各衙門，都清閒無事，大小官員，也各回家吃團圓酒，鬧元宵去了。那內閣衙門，本來沒有住宿的官員，祇留着四十多個供事人員，承辦文書。這一晚，連那班供事也去得乾乾淨淨，祇留下一個姓藍的在衙門裏照料燈火；這姓藍的家鄉，遠在浙江富陽地方。這時他獨坐無聊，一抬頭見天上一輪皓月，頓時想起家來，便去買了三斤紹興酒，切了一盤牛肉，在大院子裏對月獨斟。想起自己離家八年，在內閣衙門謹慎辦事，依舊是一個窮供事，便不覺發了三聲長嘆。正氣悶的時候，忽然他身後悄悄地走過一個大漢來，身裁十分高大，面貌十分威武，穿着一身黑袍褂，腳登快靴。這姓藍的認做是本衙門的守衛，當下便邀他在對面坐下，又送過一杯酒去；那大漢也不客氣，舉起杯來一飲而盡。便問這姓藍的姓名官銜，這姓藍的笑說：

道：「那裏說得上一個官字，在這裏當一名供事罷了。問他：『掌管什麼的？』專管收發公文的。問同事有多少？說有四十六人。問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說出去看熱鬧去了。問你爲什麼不去？說：『當今皇上對於公事十分嚴緊，偷都玩去，萬一有事，誰擔這千係呢？』大漢聽了，說了一聲好！接着又喝了一杯酒。又問道：『你在這裏幾年了？』回說：『已有八年了。』問薪水多少？同說：『二百兩銀子一年。』又問：『你可想做官麼？』同說：『怎麼不想？只是沒有這個福分罷了！』問：『你想做什麼官？』那姓藍的聽到這裏，不覺攬一攬袖子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說道：『大官俺也不想，俺祇想做一個廣東的河泊所官。』問：『河泊所官有何好？』姓藍的說道：『做河泊所官，單講俸祿，每年也有五百兩銀子；便是平日那進出口船隻的孝敬，也不少呢。』那大漢聽了，也不說什麼，站起來告辭去了。第二天，聖旨下來，着調內閣供事藍立忠任廣東河泊所官。這樣一個芝麻般大小的官員，也要勞動皇上特降聖旨；滿朝文武，都覺得十分詫異。這件事祇有藍立忠一個人肚子裏明白。可笑他是特奉聖旨到任的河泊所官，便有許多同寅來趨奉他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美人薄命，名士坎坷，古今一例；而名士每愛美人，美人恆遇名士。因之坎坷者愈坎坷，薄命者愈薄命；造化弄人，故使缺憾。不然者，美人名士，一雙兩好，使長此圓滿，豈不佔盡人間幸福耶？若小燕者，名花墮溷，輾轉火坑，幸遇豪客，一擲萬金，幾疑其破千古美人薄命之例矣。然而郎君一去，永爲別鶴。薄命者終於薄命，可勝浩歎！待豪客者，左挹黃金，右擁美人，雖終老是鄉，亦無不可。然富貴之念不死，宜以此喪其生也。

以三千閹宦，環侍一尊；皇室之奢，於此可見。然自古宮豎弄權，傾覆宗廟，亦於以階之厲。蓋聚此數千無學無識之徒，又益以數千飽饜無事之宮女，陰惡相濟，乘隙而發。此侍臣之禍，所以史不絕書也。後此雖無侍宦，然而羣小竊權，不可不防。

孔曰仁義，耶曰博愛，吾謂此皆僞也。人類涉世，皆爲讎敵。蓋生存競爭，自然之理，世間多生一人，即社會多一與吾爭食之人。分吾之食，烏得而不讎？矧帝王之家，定於一尊；有己無人，有人無己。此無怪胤禩弟兄之互相讎殺矣。

第三十四回 牛鬼蛇神雍正宮 鶯燕叱咤將軍帳

却說雍正皇帝偵探的手段，十分利害。那時有一位大臣，名叫王雲錦，是新科狀元，雍正皇帝十分看重他。滿朝官員見他是皇帝重用的人，便個個去趨奉他。每於朝罷回來，他家裏總是真馬盈門。這位王狀元別種玩兒他都不愛，祇愛打紙牌；他在家裏，一空下來，便拉着幾個同僚在書房裏打紙牌。有一次，他成了一副極大的牌，正攤在桌面上算賬，忽然一陣風來，把紙牌刮在地下。大家去拾起來，一查點，缺了一張紙牌。王狀元也並不在意，便吩咐家人另換一副紙牌重打。到了第二天，王雲錦上朝，雍正皇帝問道：「昨天在家裏作何消遣？」王狀元老老實實回奏說：「在家裏打紙牌玩兒。」皇帝聽了，笑笑說道：「王雲錦却不欺朕。接着又問道：朕聽說你成了一副大牌，被大風刮去了一張，你心中很不高興。今天可還能找到那一張牌嗎？」王雲錦聽了，心中十分害怕，祇得磕着頭說道：「聖天子明鑒萬里，風刮去的那一張牌，臣到今天還不曾找到。」雍正

正皇帝便從龍案上丟下一張紙牌來，說道：「王雲錦，看可是這一張牌？」那王雲錦一看，正是昨天失去的那張紙牌。他忙磕着頭說是。皇帝笑說道：「如今朕替你找來了，快回家成局去罷！」說着，便站起來退朝。從此以後，那班官員十分害怕雍正皇帝，便是在私室裏也絕不敢提起朝政。雍正皇帝到這時，纔得高枕無憂。每天在宮裏和那妃嬪宮女調笑尋樂。這時他早把那貴佐領的女兒陞做貴妃，另外又封了四個平日所寵愛的爲貴妃。祇有那貴貴妃最得寵，朝晚和他在一處說笑。這位貴貴妃又有特別的動人處，他每展眉一笑，雙眼微斜，真叫人失了魂魄。他身上軟綿豐厚，叫人筋骨十分舒暢。因此皇帝天天捨不得他，稱他溫柔仙子。那大喇嘛打聽得天子愛好風流，便打發喇嘛送一瓶阿肌蘇丸去。這阿肌蘇丸原是媚藥。若服一二丸，便可倘然多吃了，便要發狂。那大阿哥胤祁便是誤服了阿肌蘇丸，直瘋狂到死。皇帝得了喇嘛送他的丸藥，便越法快樂，真可以稱得當者披靡，所向無敵。皇帝行樂之餘，越法感念那大喇嘛。這大喇嘛曾經幫着皇帝謀奪皇位，原是有功人物，因此常常召喇嘛進宮來談笑飲食賞賜珍寶。喇嘛又傳授他許多秘術。皇帝便下旨替大喇嘛另建一座宮殿，宮中原有一座喇嘛廟，在西山上；如今皇帝吩咐在皇宮後面，另造一處宮殿，以便朝夕往來。那內務府奉了聖旨，便召集京中巧匠，派內監到江南去採辦木料。雍正皇帝爲了這件事體，特派一個喇嘛充欽差大臣。這欽差大臣到了江南，十分騷擾，沿途勒索孝敬，又挑選良家婦女進去供他的淫樂。還有一班蠢男人，特意把自己的妻女送進喇嘛行轅去伴宿，說得了喇嘛的好處，便可以長生不老。這個風聲一傳出去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許多婦女都來自獻，弄得這喇嘛應接不暇。後來索

興定出規矩來，凡官家女眷的見大喇嘛的，須先送贄見禮，少則一百兩，多則一千兩。江南地方，被他攪得污穢不堪；直到第二年纔同京去，集了五六百名工匠，造了三年工夫，纔把一座喇嘛宮殿造成。開殿的第一天，便由大喇嘛收皇帝爲弟子，封他爲曼殊師利大皇帝；當時大喇嘛陪着皇帝去游殿，殿中供着歡喜佛，一個個都塑得活潑玲瓏，奇形怪狀，妖態百出。裏面又有鬼神殿，中間供着丈二長的惡魔，塑着人的身體，狗的臉，面頭上長兩條角，抱着一個美貌女神，做狎嫖的樣子；這惡魔脚下踏着許多裸體的女人。雍正皇帝看了，心下十分快樂，便把這座宮殿稱做雍和宮，是說雍正皇帝皈依喇嘛教的意思。同時京城內外敕建的喇嘛寺，觸目皆是；那班喇嘛便橫行不法，一個個都做起官來。這時京城裏有一句童謠，稱做在京和尚出京官；在皇帝的意思，也是藉此報答大喇嘛從前擁立的大功。但那時有推戴大功的，除大喇嘛和國舅隆科多以外，還有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，皇帝便下旨，着海望爲鄂爾泰在大布街北建宅，宅中應有陳設，都由官家賞賜。據說這一座賜第，整整化了四百萬銀子；又封鄂爾泰爲文端公，便是那張廷玉也封他文和公，拜爲首相。軍國大事，凡有張廷玉說的話，皇上無有不依；從他死後，又拿他的神主配享太廟，這個恩寵，也算到了極點。當時除鄂爾泰張廷玉兩人以外，還有一個年羹堯，也是皇帝極敬重的。到第二年上，年羹堯和岳鍾琪平完青海西藏，皇上下旨，封年羹堯一等公，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也封一等公，又加太傅銜；岳鍾琪封三等公，又授年羹堯爲陝甘總督，先行班師，再去到任。那年羹堯得了聖旨，一路上耀武揚威，衝州撞縣的班師同京，沿路的州縣官，在他馬前馬後迎來送去，在年大將軍眼中，看得和腳底下

的泥一般。便是那各省的官員，文自巡撫以下，武自將軍以下，誰不見他害怕？倘然有一言半語得罪了大將軍，祇叫大將軍瞪一瞪白眼，便嚇得他們屁滾尿流。他們怕雖怕，他心中却個個含恨；一有機會，便要報讎。年羹堯手下有一個心腹中軍官，姓陸，名虎臣；他見大將軍作威作福，難免招怨惹禍，便在無人的時候，去見年大將軍，勸大將軍諸事斂跡，免招物議。這時年羹堯三杯酒在肚裏，聽了陸虎臣的話，不覺羞老成怒，頓時拍案大罵，說：「俺如今替皇上家打下江山，便是天子見了俺，也要畏懼三分；你是什麼東西？膽敢誹謗俺家，喝一聲斬，便有帳下的刀斧手，上前來綁住，推出轅門去；也是陸虎臣的命不該絕，那刀斧手正要行刑，恰巧遇到岳鍾琪進帳來。陸虎臣忙喊：『岳將軍救我！』岳鍾琪問明白了來由，一面忙止住刀斧手，一面急急進帳去替他討情。平日年大將軍的軍令，沒有人敢攔阻的；祇有這岳鍾琪，是年大將軍平日所敬重的人，總算看在岳將軍面上，饒他一死。這時軍隊前鋒已到了盧溝橋，便罰陸虎臣在橋下做一個更夫。年岳兩將軍帶領大隊人馬，直向京城奔來。消息報到宮裏，雍正皇帝下旨，命年大將軍兵馬暫駐紮城外，皇上要出城來親自勞軍。這時正是六月大熱天，雍正皇帝擺動鑾駕，迎出城來；一路在毒日頭下走着，皇帝雖坐在鑾輿裏，却熱得一把一把汗淌個不住。一出城門，皇帝又棄轎乘馬，在馬頭上頂着太陽光，越發熱得利害。看看左右侍衛，却個個熱得汗流浹背，又不敢揮扇，好不容易走到前面大樹林子裏，林子下面，張着黃緞子的行帳，中央設着皇帝的寶座，雍正皇帝下馬來就坐。太監們上來打扇的打扇，遞手巾的遞手巾，獻涼茶的獻涼茶。一回兒聽得遠遠的軍號響，知道年大將軍到了；皇帝踱出帳去，騎在馬背上，候着。祇

見前面旌旗對對，刃戟森森，在日光下一隊一隊的走着，靜悄悄的鴉雀無聲；那兵士們臉上的汗珠，和雨一般滴着，却沒有人敢拿手抹一抹的。一隊隊前鋒隊走到皇帝跟前，行過軍禮，向左右分開；中間現出一面大纛旗來，上面繡着一個大年字。祇見年大將軍頂盔貫甲，立馬在門旗下；這邊皇帝兩傍文官尚書侍郎以下，武官九門提督以下，都按品穿着蟒袍箭衣，却個個熱得汗透重衣。那年大將軍和岳將軍，一見了皇上的御駕，忙滾鞍下馬，匍匐在地，行過大禮。接着那總兵提鎮協鎮都統帶一班武官，一個個上來朝見。皇帝吩咐賜宴，年大將軍跟着皇上走進行帳去，一同坐席；那班王公大學士貝勒貝子，在左右陪宴。九門提督兵部尚書和一班在京的武官，陪着岳鍾琪及一班出征的官員，在帳外坐談。一時觥籌交錯，君臣同樂。皇帝在席間，又談起處死胤禩胤禵的事體；年羹堯聽了，不覺打了一個寒噤，嘴裏雖不說，心中却想到好一個陰狠的皇帝，我以後却要留心一二。接着皇帝又問起那班出征的英雄好漢，却如何了？年大將軍回奏：臣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到青海西藏，擒得敵將的妻女，選那美貌的，都賞給他們做了妻子；便是那羅卜的母妹，臣也作主，賞了那管血滴子的做了妻妾。如今他們個個被美色迷戀住了，却願意老死在那地方，不願再回京來了。雍正皇帝聽了，笑道：國舅妙算，人不可及！說話時候，酒已吃完，年羹堯起來告辭。說道：微臣軍務在身，不敢久留。雍正皇帝格外殷勤，親自送出帳來。一抬頭見那班兵士，依然甲冑重重，直立在太陽光下面；那臉上被日光晒得油滑光亮，却不敢動一動。皇帝看了，心中有些不忍，便對內監說道：傳諭下去，叫他們快卸了甲罷。那內監忙出去，高聲叫道：皇上有旨，兵士們卸甲。誰知那太監連喊的三回，那班兵

士們好似不曾聽得一般，依舊站着不動。那太監沒奈何，祇得回來奏明皇帝。這時年羹堯正和皇帝說着話，也不會留心皇帝傳諭；後來雍正皇帝聽了太監的話，知道自己的聖旨不中用，便對年羹堯說道：天氣太熱，大將軍可傳令叫兵士們卸了甲罷。那年羹堯聽了，忙從袖裏掏出一角小紅旗來，只一閃，祇聽得嘩啦啦一陣響，那三萬人馬，一齊卸下甲來，一片平陽上，那盔甲頓時堆積如山。雍正皇帝看了，不覺心中一跳；他想這還了得，他倘然一旦變起心來，朕的性命，豈不是在他手掌之中麼？皇帝心中十分懊惱，年羹堯心中却十分得意。他奏說道：軍中祇知有軍令，不知有皇命。還請陛下明鑒。皇帝聽了這個話，心中越法不快，便也不做聲。年羹堯看看皇上的臉色不對，心中已有幾分明白，忙告辭回營。從此以後，雍正皇帝看待年羹堯，外面禮貌雖格外隆重，暗地裏却步步留心，替年大將軍在京裏收拾一座高大的府第，却派着許多偵探在大將軍宮中監察着。看看假期已滿，年羹堯便辭別皇上，同陝甘總督任去；一路自有地方官照料。內中有幾個皇帝派去的偵探，也添在也隨從人員裏，直到陝甘任，所以以後年大將軍一舉一動，都有人報到京裏。那年大將軍却睡在鼓裏，他自己仗着是擁戴功臣，新近又打平了青海，在陝甘一帶地方，天高皇帝遠，漸漸有點胡作妄為起來。前面已經說過，年羹堯精力過人，他每晚睡覺，必定要有五六個粗壯蠻女，輪流伺候他。倘然沒有大力的女人，他想安睡。你想天下的美人，總是嬌嫩的多，如何經得起他的蹂躪？因此他也不愛那些楊柳似的女人，在外面雖一般也有三妻四妾，個個長得長眉侵髮，粉臉凝脂；在年大將軍眼裏，都拿他們當畫裏真真看，好看不中吃的。他無論出征進京，他行轅中總藏着十個村婦，挨班兒